

差 時 | 獎 等 優

我不顧一切地發足狂奔，用那種煽情偶像劇裡的主角才擁有的誇張姿勢與猙獰表情，猛然拉開對面公寓頂樓的鐵門——這才發現眼前竟然空無一物。遠方的天空已經微微黯淡下來，猶如卡通般很假的夕陽餘暉、折射著形狀童話的雲朵，就像一張畫面被剪碎了的賽璐璐風格明信片。

漆了柚綠防水膠的地面。佈滿霉苔的老鼠灰色梯形水塔，孤伶伶矗立在視線的盡頭，地面上剩下幾根從不思議角度活像枝桠竄長出來的、功能不明的鏽蝕管線。

就在剛剛、五分鐘前，我親眼看見那短髮女孩墜落的地方，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我走向牆簷圍籬的盡頭，危顛顛地探出頭、小心翼翼往下方眺望。巷子口那頭收破爛、資源回收的老頭，正好抬頭望著我，這一瞬，忽然有種漂浮感向我背後襲來，像冰淇淋球投進蘇打汽水那樣的觸感，眼前閃晃過對岸馬路的车燈，有如宇宙射線般的透明感，忽然我想明白了——原來一切是這麼一回事。

察覺到廚房與其他地方有時差，是在我們家搬進這棟物業的第二個月。

「物業」是房仲他們那行爲了表現專業的講法，什麼房屋，家或巢穴這一類，則都是日後的，或者說是形而上的事。房仲這行還有好幾個特殊、拗舌又聽起來煞有介事的術語——什麼基地，容積率，公設比，混合鋼骨，權狀地坪，坡道平車，工作陽臺等等。

在聽了他們一遍如詩歌行板似的專業術語輪播之後，爸媽終於選定了這個物業，把訂金匯進履約保證專戶，再繳齊一堆什麼印花稅、契稅、增值稅與代書代辦費等等，我難以理解

的制度，正式搬了進來。此後房仲所說的「物業」才終於成爲了我們家。

照原本房仲在廣告傳單上的宣稱，這幢三十年的中古屋公寓，徒步走到最近的捷運站，晝往夜返，只消八分鐘，但我和弟弟認真進行幾次實測，以智慧型手機的導航功能，在典型臺北老舊街區的防火巷、公寓縫隙的衢弄裡，蜿蜒瞎繞，無論測幾次，總還是得整整十五分鐘，才看到捷運站那雙藍白色交握的大手。

巷弄不時有街貓竄出，虎斑色，金黃條紋，最潛行駭影莫過於全黑短毛貓，如灘滑液體泡沫，塞鑽進牆簷屋瓦的死角中，像電影《駭客任務》的那隻電腦人史密斯，神出鬼沒，暗示虛擬卻又讓人們脫身不得的現實世界。巷與弄的交界處，鐵鋁窗、分離式和窗型冷氣的主機疊床架屋亂塞在一起，電線與第四臺線路胡亂切割著天際線。簡直就像日本動畫裡的核災過後場景，廢墟，甬洞，造夢失敗的末世審醜曼陀羅花，就那樣歪了，長殘了，演化過程發生什麼劣瓜拐棗那樣的悲劇。

這可能是人口稠密的臺北典型的景觀，但我一時還是難以適應。原本從老家透天厝望出去的可是全然不同的街市風貌。

即便這樣的舊公寓，坐落在這樣的舊街區，但爸媽仍稱它爲「新家」。本來嘛，新舊只是相對的時間概念。於是這幢三十年的中古舊公寓，感覺上也嶄新起來了。

由於原本作爲玄關的前陽臺，已經被原本的建商外推掉，成爲了權狀的室內建坪，只留後面狹仄的廚房通往工作陽臺。而廚房入口恰巧是客廳與飯廳的中線，因此我們決定將時鐘掛在廚房門的正上方。

祁立峰，七年級前段班，現任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古典文學、文學理論。著有散文集《偏安臺北》、長篇小說《臺北逃亡地圖》，雖然沒機會成爲職業小說家，卻仍希望寫出爲下一輪太平盛世預作準備的永恆故事。

祁立峰

一開始發現「時差」的時候，我們理所當然只覺得是掛鐘的問題。新買來的、任憑再怎麼校正過、白底鏤寫著深黑色「Seiko」的精工牌時鐘，無論何如調校，硬就是快五分鐘。並不是一掛上去突然發生的，而是在任誰也難以注意的時空罅隙之間，時間就被調快了，暗鼠竄過陰暗溝渠、火車進入深邃無底的蟲洞隧道，光線陰影這麼一格一格黯淡下去。

再一抬頭，時針又走快了，分秒不差，就快整整五分鐘。

我望向水晶鐘面裡浮凸的字母，望著像藤蔓像蕨類般蜷曲著，交疊著的指針，又強悍又執拗。

會不會是什麼風水、磁場或超自然現象等等之類的因素？我們全家人當然也有作過各種理性與邏輯推演——基地臺，電磁波，衛星頻率，輻射鋼筋，甚至太陽黑子所造成的微波干擾之類的。各種想得到的原因都懷疑過，但檢測結果毫無異常。

時間就在無人撥弄的情況下這麼給走快了，好在老爸老媽原本就是急性子，臨出門前總得要虎虎衝衝發號喝令一陣，這麼看來，時間調快些也未必是壞事。

我還記得國中時期，某個學習積極認真、總是理著一顆近乎光頭的小平頭同學，曾這麼對我說過：他會刻意將錶調快五分鐘，維持著不斷衝刺、腎上腺素滿漑的人生，就像廣告裡裝了強力電池、只得不斷翻川越嶺的粉紅玩偶。大概是這樣的觀念吧。

也確實，在我記憶中他總是在全年級排名的前十位，只是到了國中三年級，他越來越常在晚自習的休息時間，雙手捧著厚如磚片的理化課本猛敲自己的頭，還喃喃叨唸著「這麼簡單我怎麼學不會」，「對不起對不起我好笨我頭好痛」之類的肖話。還沒撐到基測，小平頭

就休學了，更後來我們輾轉聽隔壁資訊班說，小平頭先將家裡養的馬爾濟斯寵物犬從頂樓拋下，隨即沿著同樣無懈可擊的弧線，就這麼跳了下去。

我有時會想起請小平頭教我拋物雙曲線公式的晚自習課，他有想過自己墜樓的拋物線如果用二元二次方程式來作因數分解的話，會排列出什麼樣的算式嗎？

不過再後來，我也偶爾能蒙受這五分鐘時差之利了。有時人在廚房，猛然抬頭瞅時鐘，驚覺已經那麼晚了，錯過了晚間氣象的帶狀時段，或電影臺的開場，這才慌忙抓遙控器轉臺，液晶螢幕的光影眼瞬一亮開，原來剛剛好。

很快我發現就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說的，時間就是如此抽象，是如此虛構而相對的概念。那些賺到的、唬騙時間之神眼皮底下魔法而竊取來的、提早度過的五分鐘，宛如蜂蜜糖液，甜滋滋的。

終於發覺不對勁的是老弟。他有低頻無線電執照，經常在房間偷聽機場的航班機長與塔臺之間的對話，且這樣的技術與他讀的科系毫無關聯。我猜能發現廚房的時差，或許與他敏銳過度的聽力有關。

我和老弟的關係並沒有特別緊密，不過就一般家庭內裡兄弟姊妹的日常互動。那種粗糙通俗小說裡寫的——什麼作為一生羈絆的浮誇情節，壓根不會發生。唯一我欠他人情的就是他幫我對爸媽保守的秘密。

那是我初次帶上原亞衣回家的午後。原以為隔著雙重門房的輕巧動作，不會引起老弟絲

毫注意。事實證明是我太輕敵了。

上原亞衣這個暱稱來自於日本 A V 女優的藝名，女優實體的上原亞衣，雖然肉多了點，手腳豐腴，卻有著凍結時間的癡美無敵童顏，尤其她那對大眼睛眨巴眨巴時，閃爍著圓亮光芒。迷片封面多半以天使童顏或違和感十足的肉慾癡女來包裝上原亞衣，在劇情中她就這麼愚騷地張著無邪大眼，卻隨意掏弄或舔拭著汁男的肉屌，再滿臉絕爽地將那些大小不一卻都怒然挺立的肉屌塞進下身宛如傷口的皺縫，接著就是白濁腥液肆流的場面。

大概出道一年多後，上原亞衣開始大量接拍女同志成人電影，這種如百合花瓣朵朵綻放的劇碼，是我最愛的類型。硬碟裡汗牛充棟都是上原亞衣與其他女優合演的片單，紅白藍三色俐落水手服女高中生密室陷阱，或上班族女上司與新進女下屬辦公室熱戰等等。

至於我會稱當時女友上原亞衣，大概是她白皙童顏給予我的聯想。荒謬的是一直到分手，亞衣都還誤以為她暱稱的由來，是 NMB 或乃木坂那類偶像女子團體的某個成員。

每次我倆互相配合著對方，一齊到達高潮之後，看著亞衣漲紅卻又意猶未竟白皙俏臉、喘息時會微微起伏的精緻漂亮乳房，我都會想說若能一輩子只跟這女孩在一起，只跟她做愛，應該也是很美好的事。

但我同時也知道，亞衣是不可能與我結婚的。除了考量典章制度、繁文縟節的層面，更重要的是亞衣需要的是對她全然體貼的對象。體貼當然有抽象與主觀的成分。但對亞衣來說，她的標準非常客觀而科學、具有邏輯實證的可能性。

亞衣家位於信義區的破舊街巷深處，貌似吳興街那一帶。就像臺北絕大多數六米寬以下

消防通道的巷弄，橫豎陣列排放的機車，以全然難以想像的方式、角度與技術，一架架整齊放入巷衢深處，原本說的是紅線禁止臨停，但機車就是能夠齊齊削進紅線內裡的邊緣，遊走在制度縫隙之內外。甚至雷厲風行的新市長就任，也只得對這既成違規事實，攤手放棄治療。於是乎原本狹仄的巷道就這麼卡死了，不要說會車困難，若車體稍寬或技術不夠精良的駕駛者，那非得刮傷一輪照後鏡或鈹金，否則不得脫身。

「如果願意開車到我家樓下的人，我可以為此衝動下嫁。」偏偏亞衣又這麼和她每個交往的對象許願了。我也不是不善於駕駛，只是吳興街轉進後段，扣除兩側違建的花圃圍籬、和橫插歪停的機車，大概就剩雙手張開那樣的寬度。

我當時敷衍著亞衣，擺出了那種「公主殿下你對婚事的要求真浪漫」的表情，但其實心底想著若是拍《玩命關頭》的保羅沃克還沒因飆車而逝世，或許還能勉強開進你家巷子。如今盱衡世局，亞衣能結婚的對象大概就剩下成龍和傑森史塔森了吧。

總之就這麼在老弟的包庇掩蓋之下，我偷偷將亞衣帶回家，度過了一段貪歡恨短的時光，就在這棟我們的物業的小小房間裡。如果從比較文藝的角度——達利魔幻主義或波赫士拉丁美洲美學那種視界來看，這些閃爍著宛如發光卻又靜止凝結的換日線魔術，可能也算是一種時差吧。

然後是真正的、被我們確認的時差。起因是老弟在廚房，而我在客廳開著電視打盹。亞衣似乎剛剛離開家沒多久吧，老媽還熱切招呼她，和她討論到關於一款新日系房車的循跡導航之類的話題。「老媽，這根本沒意義啦」，我心裡想，亞衣需要的足以仰望終生的良人，

是出雜耍團的翹孤輪，靈靈巧巧開進吳興街的那種喔。

我還記得那天電視頻道，切到的是民視還中天新聞臺，即便家裡除了老爸之外，沒有什麼太灼熱的政治傾向，但我也依稀知道這兩個新聞臺立場有著壁壘分明的差異，如同我們所在的臺灣海峽，與跨入極圈的鄂霍次克海峽之間那樣的距離。

由於前面提到的，我們家客廳、飯廳與廚房呈現一個細長的等腰三角形，因此身處狹長廚房內部，是看不到電視的，我想老弟或許邊開著流理臺的水龍頭，邊聽著蚊蚋般重複而低沉的新聞主播讀稿音——「接著帶您來看一場恐怖的车禍驚魂，由民眾提供的行車紀錄器拍到……」

「這新聞剛剛不是才報過嗎？」老弟忽然似乎對著我的方位說話。強睜開眼抬起頭，我望著他被流理臺擋住一大半的身影。

「這是臺灣的新聞臺耶。」我回老弟，我的意思是這不就是我國新聞臺的特色嗎？報過的新聞會一而再、重複再重複。

「不是，是完全同一則，就是這臺，就是這個主播的聲音。」老弟走出廚房，盯著電視，他手肘轉彎處還殘留著洗潔精的乳白泡沫，我幾乎可以想像那些泡沫，攀爬依附在皮膚上的黏膩與蟻行感。

「是機車闖紅燈結果被遊覽車捲進輪下的畫面，但好在騎士從這臺十七公噸重的遊覽車輪縫間，恰巧滾了出來，所以僥倖地逃過一劫。」接著主播說了和老弟幾乎完全一樣形容，重述了一遍這個由後方行車紀錄器所拍攝下的、驚險卻小幸運逃過一劫的車禍。

即便不願意相信，但經過幾次實驗後，我和老弟發現廚房確實有時差，是真的時差，不是時鐘的問題。而且這樣的時差與房門開關無涉，只要一離開廚房，時間旋即恢復正常。若將收音機帶進廚房，時間也會比正常更快，雖然我們也想測試把電視擺進廚房，但考量到插座與第四臺的接線所以放棄了。

但奇怪的是廚房裡的人對話，卻不受到時差的影響。這是因為雖然處於不同時間的人共享同一個量子態，因而每個平行時間都存在而不至於坍塌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試圖定義什麼。反正就這樣發生了，我不是薛丁格，理當也沒做過那種虐貓的實驗。

家裡有個這麼魔幻的設定說起來驚異又有点恐怖，但再仔細想想，其實這也沒什麼。如果廚房裡的時間確實比其他地方快了五分鐘，那又怎麼樣呢？

只快了五分鐘的時差，根本不足以提前去買到威力彩彩券，即便能提前知道球賽的比分，但五分鐘時間也絲毫不夠去下注買運動彩券，或許可以找雨刷還是哪裡的地下黑道組頭來簽賭吧，但我和老弟可沒有這種門路。

只有五分鐘啊，太短暫了。比愛情短，比曇花短，甚至比青春短。我認真想過若不止五分鐘，是五十分鐘，五小時或五年那該有多好，像那個進了電梯，光影黯淡閃跳著，沙漏倒轉，鋼門閉闔，剛剛的哀顏老嫗成了年輕摩登小姐，像魔術師拉開呢絨布幔，讓比基尼女郎、坦克甚或是自由女神像憑空消失。

但青春是無以用時差等價交換的，繁華落盡，美好時代一股腦全給燒成了灰。最後只剩

下如全面啓動之夢境般的餘燼。還有些溫暖，只要牢牢抱緊，這股暖意就不會被熱交換給輕易耗盡。

既然廚房快五分鐘的時差，對我們現實人生的改變毫無意義，那麼我也就沒再思索過這件事了。

與擅長廚藝且有耐性的老弟相反，大多時候我根本不會進廚房，就連料理荷包蛋或煮泡麵都有點障礙，充其量就是應個卯、幫忙家裡洗一下碗盤，但很快就被老媽發現，我就連洗潔精或菜瓜布使用方式也不正確。因此，我幾乎幾天進不到一次廚房。這種特定空間有著自己時間的都會傳奇，幾乎被我淡忘了。

除此之外，地球依舊轉動，五分鐘，三百秒。無論北韓發射導彈、雙子星恐怖攻擊或另一次十字軍東征，我絲毫也改變不了。

接下來，就是我發現對面公寓陽臺的短髮女孩。

「那時我和亞衣陷入了某種魔幻寫實般的迷宮瓶頸，」雖然我很想這麼來回顧這件事，但基本上這是太過於文藝的說法。亞衣劈腿了，正確答案是這樣才對。而且對象是我們當初從沒料想過的人，一個身材微胖、頭毛捲曲如搞笑電影裡愛因斯坦的學長。我對這件事本身沒什麼好說的，只能描想學長具有我天生就匱乏的某種東西，就這樣。

然後是對面公寓的短髮女孩。

與我們擁有的「物業」格局年分資訊相仿，對面同樣是三十年屋齡、沒電梯的五層樓公寓。紅白磚牆，頂樓鋪滿一層釉綠色防水漆。在那個我們振臂迎向經濟起飛，創造幾千億外匯存底的年代，那就是臺灣最標準的小家庭內裝，就像香港電影那種高聳封絕、井字型向內坍縮的公共住宅。基本款，標準件，就那樣了。

即便透明霧壓克力的遮雨棚礙眼，經常擋住短髮女孩大部分的身影，不過反面來想，也是確保我於自家廚房偷窺的屏障。偶爾我會看到女孩出來曬衣物——她曬出的衣服包括粉藍或粉紅的棉褲、水玉點點花紋外套、和一些她這年齡穿起來還不至於違和的卡通圖案 T-shirt。貌似還沒看到內衣褲，當然我還沒那麼變態到會去關注人家曬衣架上的私密衣物，不過仍幾乎能聞到衣物飄散過來洗淨曬飽、混雜了白蘭洗衣粉和太陽的溫暖氣味。

從短髮女孩曬出來的衣物，看不出與其他住在一起的跡象。她是獨居嗎？三房間格局，大多數家庭都像我們家，四人標準小家庭，更擠一點也有三代同堂的家庭。如果是那維多利亞時期、坐在安樂椅上戴貝雷帽、抽煙斗的偵探，大概能從女孩的衣物、出沒的時間作息，推測她的身世、親族與遷徙的小歷史。

但還好我不是，這同樣有點變態。

除了曬衣物之外，女孩偶爾也到陽臺，扭動身體做一些沒經過正式學習、毫無韻律感的伸展操。有時她也抽煙，但頻率非常低，我揣想她恐怕不是真正有煙癮。在幻燈機閃滅跳躍的中學叛逆期，我也和耍流氓的哥們廝混過，度過慘綠迷茫、躲廁所蹭煙打屁躲教官的時光。女孩每次笨拙點煙，模仿電影嘍起嘴唇噴出霧氣的模樣，就讓人覺得她仿若還是少女。

對了，其實我也看不出女孩的年齡。更具體來說，我甚至沒有正面看過女孩的臉。就只

有一兩次從側面、瞥見她圓亮而醜陋，猶如洞穴深處燐光般的大眼睛。她穿著無袖的連身短裙，如發光般閃爍著白皙長腿。還有她佯裝世故地彈著煙蒂，修長手指漂亮的糾纏，煙灰宛如雪花，像正負沖銀鹽相紙，觀景窗的畫面晃動著，稍縱即逝。

我開始期待我們共享的時光，在我家廚房，女孩在她的陽臺，在我們各自的小物業裡最隱密的機括深處。

後來，只要聽見斜角落地窗聲響，我就會進到我們家的廚房，裝模作樣地洗杯盤，洗水果，流理臺水槽裡空無一物時，從櫥櫃將乾淨碗盤取出再洗上一輪。大多時候我總望著對面陽臺，穿透遮雨棚與窗框的某個角度，攫獲著她的身影。

說這是戀愛嗎，我難以輕易下定義。那可能是比世俗所謂的戀愛更純粹也更剔透的情感。

我很想跟她說話，說什麼都好。我甚至想好了一句最好的臺詞，就是「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若她知道我們家這邊比她要快五分鐘的話，她肯定會嚇一跳。

但沒想到先嚇一跳的是我。

事件發生的那個午後，我依舊聽到鉛門窗的碰撞聲，於是走進到了廚房，看著五公尺之遙卻在光影折疊盡頭的短髮女孩。那個總是在我們兩戶公寓樓下，巷子盡頭經營他資源回收的老頭，不顧滋生的病媒蚊蚋，依舊將廚餘任意傾瀉在窄巷的水溝之中。

其實我們家搬來沒多久，已經和那老頭交手過幾輪角力合戰，我們舉報、接著衛生署派稽查員過來看垃圾處理的狀態，老頭將他堆破爛的手推車清理乾淨，接著再讓一堆堆資源回

收垃圾，憑空出現。就這麼來回攻防了好幾章回。

如果說我們家的廚房是時光機的話，老頭大概不知道從哪弄來了任意門，讓他的那麼一堆回收破爛憑空出現又消失。也因此，我們家從來不和他打招呼。

我從廚房往短髮女孩所在的陽臺望了一眼，卻沒有看到她，驚訝之餘，很快地在更上方的視野角度找到她的身影，她站在頂樓，而且是光著腳，依舊是無袖的連身白色短裙，粉嫩的圓圓膝蓋暴露了出來，有些色情又有些純真。可能因為陽光的反射，我依舊沒看清楚她的五官臉龐，但光從膝蓋皮膚的光澤與曲線，我發現短髮女孩應當仍是少女，非常年輕、至少和我年齡相仿。

接著出現了我難以想像，但卻又好像水到渠成的發展，短髮女孩先往下望了一眼，接著縱身往下墜落，不會吧。天哪。這分明是那種泰國鬼片唐突而白爛的劇碼，卻眼睜睜在我面前上演。收破爛的老頭也看到這一幕，他嘶啞的呼喊聲，幾乎與重物墜地的撞擊聲同時響起。我想到自己小學時參加過升旗的樂隊，那沉重的聲響，就有如大鼓沉悶敲打時，心房心室發出同頻率的撼動。

等一下，等一下，冷靜下來。我想到自己現在是新家廚房看到這一幕。也就是說，時差，現在與外面還有時差。

換言之，若我現在離開了廚房，外面還是五分鐘之前，而短髮女孩還沒有走上他們公寓的頂樓，當然也還沒有縱身往下跳。所以一切都還來得及，還可以阻止。這才是時間之神戲耍的最終魔術，我終於懂了，我們公寓與短髮女孩公寓的間距，陽臺對著廚房的半侷限視野，

還有五分鐘的時差。剛剛好。沒錯。若更進一步地縝密驗算——

我拔腿狂奔奪門而出，衝下我們新家公寓四樓樓梯，再爬上對面公寓的五樓樓梯，抵達頂樓的時間，絕對用不到五分鐘。

快，現在還來得及。於是下一秒我飛奔出去，老弟被我的激動腳步聲響驚擾，走出了他的門房，像飛離珊瑚礁島的海鷗群。但我沒時間和他說明這一切了，我要到對面公寓頂樓，到短髮女孩所在的那邊。要她不要做傻事，世界上還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如夢境，如海浪，如秘密、或是一段剛剛萌芽的戀情。

接著，就是一開頭的畫面。我甚至連鞋子都沒時間套上，就發狂似的拔腿奔跑，用那種偶像劇裡才會出現的猙獰表情，終於在時限內抵達對面公寓頂樓，拉開鐵門，卻發現眼前什麼都沒有。

不會吧，難道短髮女孩已經先一步墜落了？

我慌張地站上牆垣，往底下眺望。收破爛老頭恰巧抬頭望著我，與我四目交接。底下什麼都沒有，那好，還來得及。

就在這時我清楚地看到我們家的廚房，剛剛那個短髮女孩，穿著米白色連身短裙，筆挺地站在廚房的流理臺前面，往我的方向看過來。我同時也發現剛剛出門太過於匆忙，所以自己光著腳。我低頭看到自己圓圓的白皙腳趾，還有形狀可愛的膝蓋。

不會吧，所以是這麼一回事。就在我發現這個時差的秘密時，我已經往下墜落，有如冰淇淋淋拋進蘇打水裡的漂浮感。耳邊響起收破爛老頭沙啞的嘶喊聲，但一切都像遠方的汽笛

聲，像夏天的藍色游泳池和乳白色氣泡般遙遠了。

生命最後一個畫面，我竟然想起上原亞衣，當然不是那個AV女優，而是我的前女友。「對不起，我發現自己還是喜歡男生，真的對不起。」

「我相信願意開車到我家巷子裡接我的人，世界上就只有你而已。」亞衣用快哭的表情說著，無邪童顏全給擠皺在一起。當然，若你肯給傑森史塔森夠高的片酬或許也行。「但女生和女生畢竟還是不能結婚啊」，亞衣說，看上去有些難過，但我很懷疑這份難過有幾分真實。畢竟她竟然選了那個爆炸頭毛猶如愛因斯坦的學長。

只是現在還不行而已。在我們這個時差的世界裡，現在還不行。

評審意見 / 郝譽翔

這是一篇設計精巧而有創意的小說，作者透過空間與時間的微妙辯證，建構出一個與外界具有五分鐘時差的特殊空間：廚房，也彷彿是與現實生活平行的另一世界，又彷彿是表象與內在的差異，而給予讀者多重的聯想。作者堪稱是一個說故事的高手，全篇的文字流暢好讀，情節帶著懸疑，頗能引人好奇而勾起想要繼續閱讀下去的慾望。而直到小說結尾處才揭示的女女愛情，以及短髮女孩的象征意義等等，都使得全篇雖然收束在主角墜樓的一瞬間，但卻仍有許多曖昧難言或是未言之處，值得人深思和咀嚼回味。